

1965

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

山村花正红

話 劇



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

4150849071
华北區話劇歌劇觀摩演習會

八場話劇

山村花正紅

劉佳編劇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山村花正紅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毫米 1/32 印张3 插页4 字数 58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2,800

內 容 提 要

年輕的女共產黨員沈健，在軍醫大學深造後，又返回到設備、條件都較差的某山村解放軍醫院來。為了治療常年纏在戰士們身上的癱瘓病，她依靠黨、依靠群眾，研究了過去治療失敗的經驗，深入民間向針灸醫生學習，在自己身上多次進行針灸試驗，同時，與資產階級醫療思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。終于，使半身癱瘓的病人，站立起來了。

劇本通過這場兩種醫療思想、兩種醫療作風之間的鬥爭，歌頌了毫不利己、專門利人的英雄人物的英雄品質，表現了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自力更生、奮發圖強，敢于鬥爭、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。



第三場 为了战胜瘫痪病，沈健先拿自己的身体做針灸試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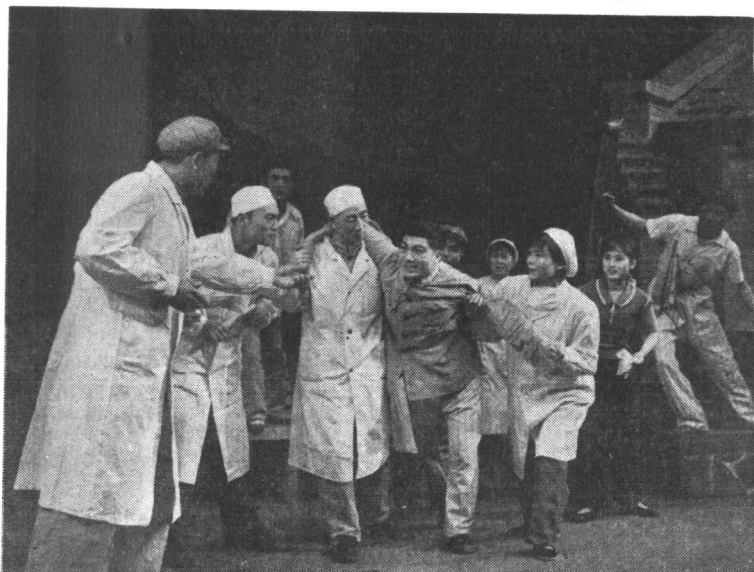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場 华冬生向党保証，願意以自己残废的身体进行試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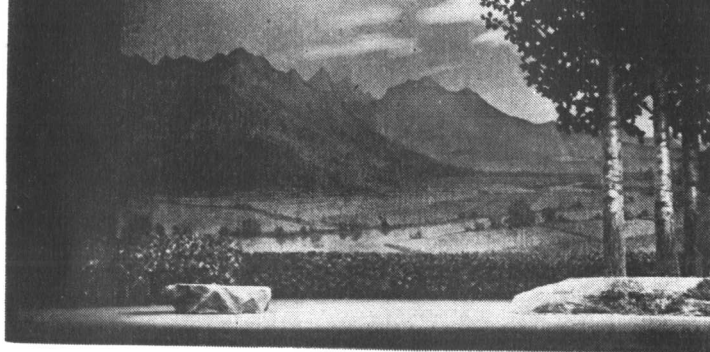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場 小华能說話了，华大娘无限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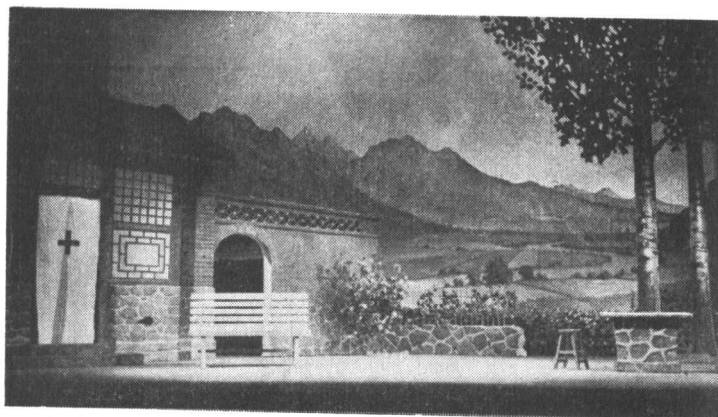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場 針灸以后，华冬生坚强的迈出了病愈后的第一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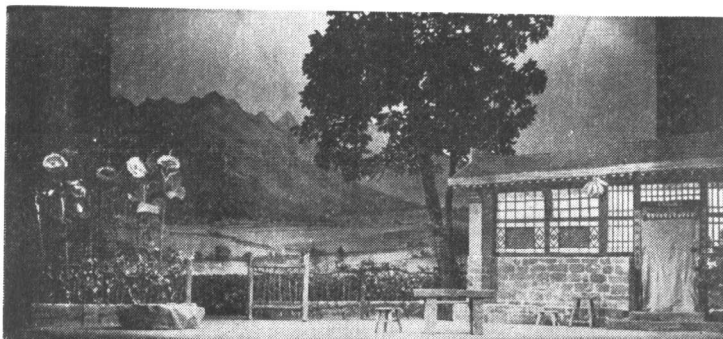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場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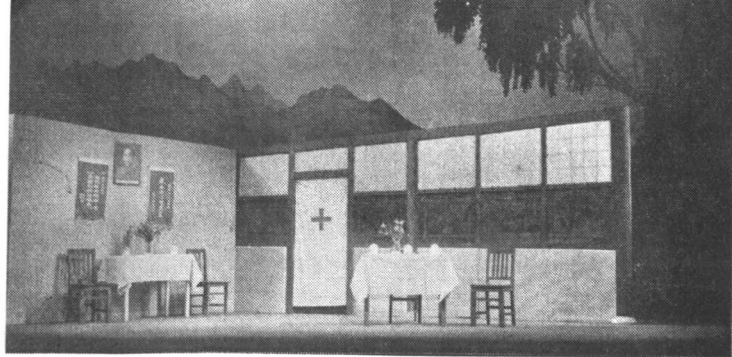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場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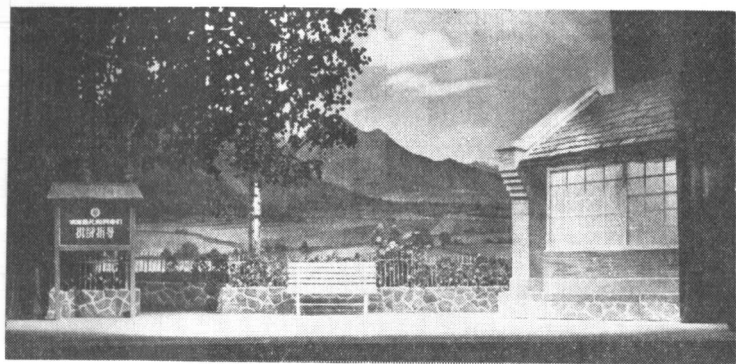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、六場景



第四、五場景



第七、八場景



設計者：战友文工团设计制作室

人 物

金任田 男。解放軍某医院院长。四十三岁。

沈 健 女。医生。二十六岁。

小 楊 女。护士。十八岁。

郭振华 男。内科主任。三十二岁。

周 进 医生。沈健的未婚夫。二十八岁。

老 秦 男。管理員。三十八岁。

华大娘 山村妇女。五十五岁。

李秉章 男。休养員。二十岁。

譚 丽 女。休养員。十六岁。

华冬生 休养員。志願軍战斗英雄。华大娘的儿子。二十四岁。

小 华 华大娘的女儿。十六岁。

妞子娘 巫婆。四十岁。

萧丽娜 郭振华的爱人。二十六岁。

过場的医生、护士及参加現場會議者若干人。

第 一 場

1958年初秋。在山村的汽車路边。一株垂柳，迎風搖曳，几棵高大的葵花，向着太阳，微微点头。

远望稻田一片，层层迭翠，爬上山巒。

近处，忙秋的人群，来往不断。駐在某山村的解放軍医院里的同志，也夹在人群中，帮助生产队搶秋。

一陣汽車喇叭鳴声过后，馬达开动，汽車走远。

沈健穿着一身新軍装，背着背包，手提帆布包，順路走来。护士小楊穿着衬衣，卷着褲腿，远远跑来，亲切而稚气地喊着：“沈姐”。沈健迎过去。

小 楊 沈姐。

沈 健 (打量着)小楊。

〔两个人紧紧握手。

小 楊 沈姐，給我。(把背包接过来)

沈 健 干嗎弄这身土？

小 楊 (把手里鐮刀一亮)正帮助生产队砍老玉米秸呢，就听見汽車喇叭叫，我抬头一看，像是你下了汽車。我跟护士长請个假就跑来了，还真是你。

沈 健 几年没见，长这么高了。十八了吧？

小 楊 还差两个月。

沈 健 像个大姑娘了。

小 楊 可同志们还总管我叫小楊。

沈 健 (笑)是吗？

小 楊 嗯，连新来的伤病员，也跟着这么叫。

沈 健 不高兴吗？

小 楊 无所谓。(脆秘地)哎，沈姐，你确定回咱们医院了吗？

沈 健 傻丫头，人都来了，怎么还不确定。

小 楊 (笑)呵呵……

沈 健 你是怎么想的？

小 楊 我想……我没怎么想。人家都说，你抗美援朝立过功，又在军医大学进修班学了一年，是大学生了，还会看得起咱们这乡村、民房、要啥没啥的穷医院？

沈 健 我不是就从这儿走的吗！要不是党在这乡村、民房的医院里，培养我这么多年，怎么会去抗美援朝、上大学进修班？你忘了，院长常给我们讲，过去打仗那工夫，老乡的磨房、碾房都当过绑扎所。志愿军在朝鲜，山洞洞就是野战医院。你怎么，不喜欢这个医院吗？

小 楊 谁说的？

(萧丽娜穿着一身讲究的夏装，气呼呼地在前面走着。郭振华穿着一身半旧的军装，远远在后面喊着“丽娜！”先后走上。

郭振华 丽娜！

〔萧丽娜听见喊声，头也不回，反而紧走了几步。

郭振华 (追上) 丽娜，别走嘛！

萧丽娜 (没好气地) 不走，干什么？大礼拜天，把我一个人甩在那小土房子里，差点儿没把我憋死！

郭振华 (辩解地) 好不容易才把那个瘫痪病人打发走，我就从医院急急忙忙赶回来，可你……

萧丽娜 我，我怎么了？

〔小杨噗嗤一笑。

郭振华 (转回身) 谁呀？小杨，干什么？

小 杨 郭主任，这是……

郭振华 (见沈健) 这就是你常念叨的沈医生吧？

小 杨 是。沈姐，这是咱们医院内科郭主任。

沈 健 郭主任，您好。

郭振华 郭振华。欢迎！欢迎！怎么，周医生没来接一接？

小 杨 周医生今天值班。

郭振华 嗯。我来介绍，这是我的爱人萧丽娜，在城里济生医院做护士工作。

沈 健 (趋前握手) 萧同志，您好，我叫沈健。

萧丽娜 (余怒未消地) 沈医生。

郭振华 这是小杨护士，你们同行。

小 杨 我认识萧同志。

〔庄稼地里传来一阵歌声。

沈 健 小杨，院里的同志们，就在那儿帮助生产队劳动吧？

小 杨 是。

沈 健 走，咱們也参加劳动去。順便看看同志們。

小 楊 院长也在那儿呢。

沈 健 萧同志，再見。郭主任，今天是星期日，明天我再到科里向您报到吧。

(沈健和小楊肩并肩地走进庄稼地里。

郭振华 (望着沈健和小楊走下) 咱們也走吧？

萧丽娜 到哪儿去？

郭振华 天还早着呢，不到十点，再回家坐一会儿。

萧丽娜 回家？我告訴你，往后你这个家，我再也不来了。

郭振华 咱們結婚两年多，总共你就来这么一趟，哪一次不是我往城里跑？

萧丽娜 怕跑，你就要求調动工作。

郭振华 調工作？人家都在大跃进，我好意思嗎？

萧丽娜 你呀！

郭振华 你以为我願意待在这个山沟沟里？要設備，沒設備；要条件，沒条件；手术室連个电灯都装不起，还是用馬灯、汽灯，頂好了用个大手电！

萧丽娜 我知道！

郭振华 人們一張嘴就說：“打起仗来怎么办？”“艰苦奋斗，勤儉办院，是我們的老傳統。”

萧丽娜 (白了郭振华一眼) 哼！

郭振华 你不是不知道，解放前，跟我一块儿从医大毕业的，我比哪个差？畢業論文，我是优等；技术水平，专家都承认我是全班最好的。可是，大前年統一調配

力量，偏偏就把我調配到这个穷医院来。（一抬头，拉着萧丽娜向前走了几步）你看看，光是那些瘫痪病人，纏的你治又治不好，甩又甩不掉。

萧丽娜 就凭你们治瘫痪？哼！那叫白天做大梦！

郭振华 这不是……

（一辆载货的胶轮大车驶过来，赶车人吆喝着：“靠边儿站，靠边儿站！”“叭！”一鞭子，牲口趁着泥水稀里哗啦走过去，趟起来的泥水，溅了萧丽娜一身、一鞋。

萧丽娜 哎哟！赶车的，看溅的这身泥……

郭振华 （连忙给萧丽娜擦拭）这……这真是……

（华大娘腰里系着拣棉花的围裙，忙从地里走出来。

华大娘 （对着后面）小刘子，你怎么不看着点儿？（对萧丽娜）真对不住，同志。（揭下头上的毛巾，就要给她擦拭）

萧丽娜 看这溅的，好好一双新鞋，一身新衣裳，生生叫他给糟蹋了。

华大娘 （一边擦拭）不会说话的牲口，怎么会懂得！

萧丽娜 牲口不懂得，人也不懂得？哎，赶车的，你给我站住！振华，你去叫他回来！

郭振华 我？……哎，哎……

华大娘 赶车的不小心，这是他的缺点，回头我批评他。你叫他回来，这不耽误生产呀！

萧丽娜 我叫他回来，有你什么事儿？

郭振华 （制止地）丽娜！华大娘，您也少说两句吧。

华大娘 本来，我一句都不想说。我正在棉花地里摘头喷花，

看見趕車的呼嚕呼嚕過去了，她就叫。我尋思，咱生產隊上的人闖了事儿，算是禮虧，我給陪個不是，說道說道，不就算了。可她倒好……

蕭麗娜 我怎么了！我……

華大娘 你呀！……

〔公共汽車的響聲，由遠而近。〕

郭振華 華大娘，我們可要上車了！

華大娘 好，快上車吧。

蕭麗娜 （一扭身子，氣哼哼地跺了兩腳）真倒霉，下回說什麼，我也不來了！（走下）

郭振華 咳！華大娘，對不起。（跟着走下）

華大娘 （望着蕭麗娜）年輕輕的，就这么嬌里嬌氣，多咱是個頭兒啊！

〔汽車喇叭鳴聲，馬達開動走了。〕

〔妞子娘哼着小曲，一步步興沖沖走來。瞥見華大娘，想躲。〕

華大娘 妞子她娘，大秋忙的，你又到城里逛去啦？

妞子娘 這您也管？您華大娘管的可真寬！

華大娘 你看看，生產隊上，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，忙在地里、忙在場上，連醫院住的病號兒，都來幫咱搶秋……

妞子娘 您快別提這醫院，要不是他們來，我還到不了這步天地呢！

華大娘 呵，他們搶去了你的營生是不是？可你那叫什麼營生！裝神弄鬼，鬧迷信，騙吃騙喝，耽誤人家的

病。要不是医院来了，这几年，咱这庄子上得叫你坑害多少人！你也不想想，哪个庄户人家像你，三天两头不下地？

妞子娘 我不要工分还不行？

华大娘 不要工分你吃什么？庄户人，劳动是根本。都公社化了，你那好吃懒做的毛病，也该改一改了。

妞子娘 我……咳，我也有我的难处。

华大娘 有难处大伙儿帮你克服。走，先家去看看孩子，回头就跟我一块儿下地摘棉花。你看，今年这棉花有多好啊……

〔两个人边说边走下。

〔白云游动。歌声遍野。拖拉机呼隆呼隆响着。人们的吆喝牲口的喊声和鞭子梢响，交织传来。金任田穿着衬衣，拿着镰刀，和挑着一担老玉米穗的沈健从庄稼地里并排走出来。

金任田 (擦着汗) 你刚来，改天再参加劳动。先去看看医院，比你走的时候有什么不同？

〔小杨扛着背包，手提帆布包也跟着走过来。

小 杨 沈姐，我把背包扛回去啦？

沈 健 好吧。

小 杨 先放到周医生那里。(接过沈健的担子走下)

金任田 见到周医生了？

沈 健 没哪，听说他今天值班。院长，怎么没见到政委？

金任田 他到军区集训班学习去了，要两个月才能回来。

沈 健 哦。院长，您身体好吧？

金任田 我还是那个老样子。

沈 健 您腰上那块弹片儿，还没取出来吗？

金任田 让它待着吧，留个纪念。

沈 健 那阴天下雨还痛吧？

金任田 痛，叫我想着那些艰苦的战斗年月，那些凶恶的阶级敌人，不好吗？

沈 健 院长，您可真的还是那老样子，一点儿都没变。

金任田 人没变，医院可变了呢！你看……

〔老秦穿着褪了色的军装，背着筐走上，对着后面喊：“大李，快走啊！”〕

沈 健 (趋前)管理员，您好！

老 秦 (看了一会儿)呵，沈健呀，这是真回来了？

沈 健 怎么都问这句话，真回来了。

老 秦 山鸡满山飞，到了回旧窠。我算计着你准能回来。

金任田 那你给她安排个住处吧。

老 秦 行喽。是医生了，得单独找间房子，工作需要，是不？

沈 健 哪儿都行。等过几天，还搬到华大娘家去住。

老 秦 行。说是房子，其实比刚来那工夫住草棚棚好一点就是了。你记得不？那年来的那个大学生给编的顺口溜：“头顶漏雨，四面透风，出来进去，低头鞠躬。”

金任田 那是挖苦你。

老 秦 挖苦，咱不也住了七、八年。比打仗那工夫住露天地，不好多了？平时想到战时，困难就能克服，是